



书中财富

把自己当公司经营



书名：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
作者：[美]卡丽·莱恩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当不稳定时代来临，我们如何应对失业后的事业与生活？
通过 18个月的田野调查、9年的跟踪寻访，与400多位高新技术行业的失业者的深入交流，人类学家卡丽·莱恩深刻呈现了这群失业者的遭遇，并挖掘出隐藏在这一群体背后的生存哲学——“一人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临时的，个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做自己的后勤与财务，把自己当作商品来推销，当作一家“一人公司”来经营。
本栏摘发学者胡泳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希望通过硅谷这面镜子，人们可以更好地审视自己。

在过去几十年中，白领失业的现象日益多见，其就业关系也从与一个雇主的长期关系转变为与许多雇主的连续工作关系。在高科技领域，这种转变最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将自己视为“独立承包商”（或所谓的“一人公司”），他们的职业生涯由面对不同雇主的一系列工作组成。
这些高科技行业从业者非常适应就业关系的性质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这在劳动大军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年轻、技术水平较高，能够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中抓住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对工作保障的期望值不高，因此在被解雇时并不感到惊讶；相反，他们往往将此视为职业生涯的正常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人还是承受了失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莱恩充分记录了这些失业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失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年龄较大的尤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更难获得再培训和新工作。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是技术工作者对自己的处境所表达的那种高度个性化的责任观念。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下岗工人，而是“一人公司”，是从事定义、改进和营销“个人品牌”工作的持续劳动的企业家。他们始终坚信，市场最终会回报他们的灵活性、辛勤工作和牺牲精神。很显然，他们的超级个人主义立场和对市场的信心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化的结果。他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新“下岗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新经济的失败者，那些拒绝适应新经济的“组织人”才是失败者。

莱恩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受访者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拥有推销对路的技能、高收入、获得信用和贷款的机会，并且是双职工家庭的成员。因此，这些高科技工作者并不能真正代表整个白领劳动力队伍，所以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经历是否真的预示着那些必须应对不稳定就业关系的人将普遍构建的未来叙事。不具备这些高科技工作者的独特属性的工作者，遇到不稳定就业该怎么办？结构性问题的集体和政治解决方案，真的就被彻底放弃了？当人工智能大潮汹涌而来之时，这些问题正变得比本书完成时的2011年更加切题。

高科技工作者的困境在中国也不鲜见。2023年6月，据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发布的财务报告，这三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和薪酬最高的雇主在2023年前三个月雇用的员工比它们在疫情期间招聘人数最高时少了约9%。在裁员过程当中，35岁以上的互联网人首当其冲。一项对目前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的统计显示，这些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均不超过35岁，处于27岁到33岁不等。在互联网行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35岁还不能成为管理层，你就会被淘汰。”

而30多岁的劳动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正在对事业、婚姻和生育等问题做决定，他们如果失去了工作，这将构成一种多重打击。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也会规划“一人公司”吗？他们的“职业管理”行为是怎样的？我们期待中国的人类学家深入这一群体，对中国的高科技工作者展开详细描述，为我们提供中国这一群体的可靠画像。 本栏编辑

既是评判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裁判”，更充当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研发“军师”

斯坦德集团：检验检测行业的角色之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检验检测需要用到大量专业设备。

既是评判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裁判”，更充当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研发“军师”，传统检验检测行业的角色正在悄然变化。

位于青岛高新区的斯坦德检测认证产业园，小到化妆品、药物、医疗器械，大到轨道交通零部件、国产大飞机新材料……检测人员运用各种标准为市场把关，服务贯穿产品研发、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为产业升级按下加速键。

作为从青岛成长起来的山东最大民营检测机构，斯坦德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检验检测、分析研发、计量校准、认证服务、产品质量鉴定、知识产权等综合型科技服务，年服务客户超过13万家。

由政府主导到市场开放

从电子电器到医学健康，再到食品、环境、建筑工程、工业装备等，检验检测几乎涉及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据权威机构估计，检验检测服务市场规模一般为下游产品产值的0.1%—0.8%，经济越发达则占比越高。

检验检测“存在感”如此之强，但民营检测机构的异军突起不过是近年来的事。

按照企业性质划分，检测机构可以分为政府检测机构、企业内部检测部门、第三方检测机构三类。中国检验检测行业起步较晚，早期检测业务主要由政府主导，以地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随着国家质量认证体系不断完善、检测市场准入逐步放宽、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民营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始蓬勃发展，其出具的检测数据具有独立性及公正性特点，被市场各方广泛接受。

2014年，国家发布《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检验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业做强做大。这也成为斯坦德集团投身检验检测领域的重要契机。

“斯坦德集团创始团队成员来自山东本土，创业初期从事橡胶制品成分分析、配方改进等。”斯坦德集团联合创始人何晓伟告诉记者，“在对接客户过程中，我们发现检测需求旺盛，恰逢第三方检验检测市场全面放开，由此公司将业务延伸到这一领域，涉足轨道交通、消费品、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等业务。”

创业10年来，斯坦德集团成功打造以生物医药及生命科学领域服务为引擎，生态环境、综合贸易为支撑，创新服务为根本的战略布局，朝着世界一流检测研发机构的目标进发。

由“小散弱”到集约化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检测机构数量快速膨胀，行业呈现“小散弱”的格局。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认证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突破5.4万家，服务产值超过4000亿元。这5万多家机构户均营业收入仅为740万元，绝大部分业务单一，服务半径以所在地为主。以机动车安检为例，上万家机构各自为政，没有头部企业，可见行业竞争之激烈。

随着行业推进集约化整合，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开始凸显——头部检测机构通过设立分支、并购、上市等方式提升市场份额，行业13%的规模以上企业完成75%以上的营业收入。

斯坦德集团就是全国化经营布局的头部代表。从2018年起，斯坦德集团围绕青岛、天津、

斯坦德集团历经10年发展成为山东最大的民营检测机构，年服务客户超过13万家，深度融入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化工等重点产业链

苏州、广州四大中心进行市场开拓和区域布局，设立专业实验基地和全资子公司，通过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区域。其中，在青岛布局总部园区，在广州布局化妆品和大健康，在苏州布局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生态环境及创新服务，形成多领域多行业近地服务的品牌效应。

检验检测具有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特征，每进入一个新产业或新领域都需要大量投入资金建立专业实验室。检



■斯坦德集团工作人员正在检测。

投资，资金用于加快实验室技术能力建设，推动新业务线落地，进一步提升集团检测研发综合实力。

由评判质量到技术服务

检验检测属于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是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升级的重要一环。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持续催生检验检测新需求。检测机构的职能早已不限于确认质量是否合格，而是从研发设计环节就开展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服务。

最典型的是生物医药，一款新药从临床前实验到临床研究，再到新药申请、批准上市、上市后检测，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检测机构。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检测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辅助角色。

在斯坦德集团规划的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生态环境、综合贸易、创新服务五大板块中，生物医药是一直以来深耕的核心板块，集团累计协助医药企业完成2000余项各类药物注册申报。以研发外包服务（CRO）为例，集团子公司斯坦德科创承担药物研究试验和申报注册等工作，帮助药企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成功率。此外，在医药研发测试过程中，

对于人工智能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已有明文规定。去年开始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人工智能作为新鲜事物，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不免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应当鼓励创新和行业规范并行，以利于产业更好更长远发展。

“碳排放的检测、计量和认证备受企业关注。我们正在碳排放方面加强服务能力，为绿色低碳领域贡献斯坦德集团的力量。”何晓伟表示。

另一个典型领域是绿色低碳。在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机遇之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少企业希望能够核算碳排放量。基于这样的产业背景，斯坦德集团启动碳排放管理员职业能力建设基地建设，拓展绿色认证业务范围，开展碳排放管理员培训、绿色工厂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新业务。

“碳排放的检测、计量和认证备受企业关注。我们正在碳排放方面加强服务能力，为绿色低碳领域贡献斯坦德集团的力量。”何晓伟表示。

新经济周刊

山东新闻名专栏

怎么看AI的著作权？

□周晓峰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席卷各行各业，首当其冲的就是文案、绘图等需要智力创作的行业，由此引发的知识产权、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需要更加重视。

前不久，全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案一审判决生效，认定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图片属于著作权保护范畴。在这个案例中，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被视为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

当然，人工智能作品拥有著作权的一大前提是其本身不能侵权。

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创作者开始为自己维权；另一方面，作家、媒体、唱片公司等版权方也在不断起诉人工智能公司

算力、算法和数据构成了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础，其中算力是基础设施，算法定义了如何使用数据和算力进行计算和决策，数据相当于算法的“饲料”。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海量的数据中运算，并生成新的内容。可以说，人工智能的聪明程度不仅取决于算力、算法，更取决于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如果把低质量数据乃至虚假信息喂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产生的新内容可能匪夷所思。

问题在于，人工智能模型采集数据的方式基本上是通过爬虫从互联网上获取，浩如烟海的资讯、书籍、论文、图片、视频等信息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有相当多的数据可能没有授权，有的还涉及个人隐私。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创作者开始为自己维权；另一方面，作家、媒体、唱片公司等版权方也在不断起诉人工智能公司。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人工智能未经允许用自己的创意成果进行训练，“写”出来的作品还有版权，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冲击，这很不合理。前有《权力的游戏》作者乔治·马丁等作家对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起集体诉讼，指控其未经许可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后有《纽约时报》对OpenAI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使用新闻内容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在国内，WPS在隐私政策中提到“我们将对您主动上传的文档材料，在采取脱敏处理后作为AI训练的基础材料使用”，也一度引发侵犯个人隐私的舆情。

对于人工智能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已有明文规定。去年开始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